

又是一年春来到

□张天放

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。不用再翘首企盼,不必再伏地接听。因为再过不了多久,春天就会如一位妙龄的少女,在不知不觉间袅袅婷婷而来,华裳款摆而至。带给我们一个小桥流水清几许,带给我们一个似曾相识燕归来。

小草会最先派出尖兵,一个小队,或一两个探员。它们先是会探出绿莹莹的小脑袋来四处张望,好似在侦查周围的环境有否危险,生存的环境可否舒适。

一等它感受到了春风的怀抱,触摸了大地的脉搏,望见了寒流溃不成军的踪影,以及春雨的温柔之后,就会赶紧回去报告。之后大部队就会铺天盖地蜂拥而至,迅速开疆扩土,使大地和山岗迅速沦陷,到处绿意葱茏。

一个冬季的沉寂啊,可把它们冻坏了,也憋坏了。虽然它们把自己的根部深深地埋藏在泥土里,但严冬实在是太凛冽了,实在是太狠心了,它对着弱不禁风的小草就是一顿摧枯拉朽,甚至达到了冰冻三尺,想要把它们赶尽杀绝。

可它忽略了小草的意志和天性,忘却了小草外柔内刚的品格,所以即使它始终不死心地对小草进行摧残,一年不行就两年,两年不行就十年,甚而百年千年甚至上亿年,但始终也斗不过小草的顽强意志。严寒摧残的只能是小草的身体,却无法摧毁小草强大的内心。

反而是严冬无法坚持到最后,在春天面前成了不堪一击的逃兵。只要春风一起,它就开始服软,就开始缴械投降,就开始蚀骨化魂,一点儿一点儿地消融于无有,任凭它当初冰冻三尺也无济于事。最后当它消融为汨汨春水时,反而是小草最为受益。我想严冬它一定很不甘心吧?所以它才一旦得势就还会故技重施故态重萌,开始新一轮对小草的攻击。然后再重复着一个又一个不敌的轮回或周期。

然后各种树木在沉睡了一个冬季之后也会开始复苏。它们在春风里懒洋洋地伸展着腰肢,抖落一身尘埃,呼吸清新空气。接着就开始吐绿,开始发出新的枝桠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柳树是一个机灵鬼儿,它总是最早接受春的信息,然后再报告

给树的其它族类。

开始它只是吐出一点点的嫩绿,然后再将一串串鹅黄的毛毛狗儿挂满枝头,似乎是在讲述着春天的童话和故事。更有那牧童口中的声声柳笛,报给人们春的讯息。之后它会在暮春里飞花飘絮,枝干更添新枝。白桦、白杨、梧桐、槐榆等其他的树木也都奋起直追,不甘落后。

櫻桃李树也如一个个小仙女睁开了睡眠,率先将一朵一朵小白花蕊献给春天。虽清雅娇小,但却独占了一个早字,独享了一个香字,最先吸引了人们的眼球,沁入了人们的心肺,装点了一个个小小的家园。

而桃树一开放就是大手笔、大阵势。在适合它生长的地方开得漫山遍野,开得奔放瑰丽,像一个个粉里透白的聘婷女子,吸引着无数的文人骚客按捺不住自己的狂心和文笔,纷纷捧出赞扬的诗词歌赋。

梨花则开得不那么张扬,而是如大家闺秀一般绮丽、端庄。它的花朵不似那些小家碧玉型的只小小一朵,而是大大一枚,洁白芬芳,清新灵动,给人一种安定在心的感受。

蝴蝶开始翩飞。很好奇它们去年在何处猫的冬,怎么能如此迅速地混迹于花海采蜜传粉,开始新一轮的忙碌。蜜蜂也开始到处沾花惹草,继续从事甜蜜的工作。燕子更是早早地飞回来了,还落在旧时的堂前或庙宇,和新朋旧友一天到晚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

小河的水开始欢歌,大河的水开始奔腾。

这时候大地也开始萌动起来,不甘寂寞。山也青了,水也秀了,树也绿了,花也开了,大地它怎么好意思总是光秃秃赤裸裸的一片呢。它要充当主角,把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羡慕。

于是它开始呼唤农民们快点儿开犁播种,并通过春风和春雨给农民捎去信息,许诺他们一个大大的收成。于是农民受不了大地的催促和鼓动,更开始憧憬秋天丰收的美景,开始动手耕耘、打垄,将种子一粒一粒地交付大地,连同一家人美好的希望和梦想。

小村开始忙碌起来。没有人再打牌喝酒玩乐,公共汽车也满是空座只能载着空气跑。人们开始早出晚归,泥土塞满了裤腿,皮肤晒得黝黑。然后,

说不定在哪一天哪一刻,一场春雨袭来,那些平整的土地就开始钻出了嫩嫩的绿芽儿,一点儿一点儿地长高。这是农民最喜欢的风景和图案,在他们眼里胜过一切鲜花美景。这也是土地最热切的盼望,最美好的梦想,最骄傲的奉献和芬芳。

春天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,它将生命注入泥土,它用鲜活唤醒万物,它用春风吹拂原野,它用雨水浇灌大地。它还用美丽装点河山,用最美好的希望沉醉人们的梦境。

春天它何止是一个季节,它更是一个图腾,一个关于生命的图腾。春天它何止是一个轮回的开端,它更是梦想的起点,是希望飞翔的翅膀,是丰硕成果的暖床。

春天还是一个爱情萌动的季节。每当春风潜入夜,更有那一双双的人儿偎依在花前月下,倾吐着无尽的衷肠。春天不仅会给理想安上翅膀,也会给爱情鼓满风帆,催开一朵朵爱情的绚丽花朵。

春天的故事啊,就像一首古老的歌谣,真的是说也说不尽,唱也唱不完。

北凤郭家的龙爪古枣树

□大葱人家

参加老朋友聚会,认识了郭家起大哥,因了章丘老乡的缘故话自然多了一些。当郭大哥说起村里有棵几百年的龙爪枣树时笔者愣了一下。经过引擎搜索后发现,这是章丘唯一的一棵古龙爪枣树,具有640多年的历史了。其实不仅仅是在章丘,在济南和省域内也未见有古龙爪枣树的相关报道。

在郭大哥的微信点拨下,于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驱车前往章丘区埠村办事处北凤村。当在郭大哥八十九岁的老父亲郭洪章大爷陪同下,见到绣源河南端东岸的龙爪枣树和倾听了有关龙爪枣的情况后,着实惊讶了一番。龙爪枣树在空旷的土地上伫立着,格外显眼。这个地方原来就是郭大爷的老家,因绣源河开发,村里全部人家搬迁至309国道北侧的新建楼区内。五年多前村庄还未拆迁时,龙爪枣树就在郭大爷院子的中央。因还未见开发企业进驻,龙爪枣树显得孤零零。

据郭大爷介绍,始祖于明洪武二年从河北枣强迁徙而来,当时落户于东姚头村,不久即迁往南侧不远处的北凤村,一直沿袭至今。历经二十多世,有族谱为证。老祖宗在此固定住所后因周围都是枣树,便在院中也种植了枣树,并从南部不远处的山上修剪酸枣枝对其进行了嫁接。没想到嫁接后的枣树融合得很快,枝条则变成了虬枝状,叶片变得窄长,中间略凹陷如小船外形。果实枣介于普通椭圆形枣和酸枣之间,略呈甲状,枣核如核舟形状。枣子甘甜,特别脆,含糖分高。郭大爷说原先枣树枝繁茂盛,因为院子需要晒粮食,就经常剪枝不让其扩散。老人家指着朝向西南的一根断枝端笑着说,刚懂事时爷爷让其在上面打提溜挂,上下蹿蹦,比现在的单双杠还好玩。现在的龙爪枣树高12米左右,胸径有136厘米,历经八十多年长了不足10厘米。因那时龙爪枣树略朝南歪,便和爷爷用一个石碌碡支撑,现在压下的树身已将碌碡的三分



之一掩埋。爷爷多次和他说起这棵龙爪枣树一辈辈的传递历史,至今记忆犹新。但是640多年来长在农家人不识,不能不说是遗憾。

龙爪枣树怎么会长的这么慢?不妨从苏东坡咏枣诗句中就可获知:“居人几番老,枣树未成槎(chá,指木筏)”坡公自注:枣树至难长。居人为居民;番者,次也,指一代人老去。可

见,几番老去,枣树还没有长成木筏之材(8-10厘米)。由此,相信大家会理解咋回事了。

在此不能不提到的是郭大爷的社会责任感非常强,龙爪枣树本来是自己的私有财产,完全可以在拆迁时一块儿把树处理掉,但他于心不忍,主动找到园林部门请求挂牌保护。当笔者和郭大爷站在树下寻找牌子时,不知何时弄丢了,真是遗

憾。希望相关部门引起重视,加以保护,千万不要在开发商进驻时把龙爪枣树破坏了。

迁往新村住楼后,郭大爷由于腿脚走路欠佳,常去看看龙爪枣树已不太可能。在搬迁之初剪下一枝新发的枝条种在了花盆里,有空就打理打理,看着小树在成长,郭大爷心中释然了,龙爪枣树的情愫一直在延续着。

百脉泉畔赏雪景

□陈恒海

初冬之雪片片稀疏,散漫的雪花从苍穹下洋洋洒洒飘落下来,好像仙女散花。刚全面复涌的百脉泉畔显得更加美丽。垂柳树枝上的雪越积越厚,远处的松树则像一座座雪峰,那样挺拔。路上,草地上厚厚的积雪像面粉一样。不觉想起了诗人岑参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诗句。墨泉池、梅花泉池、百脉泉池和万泉湖湖面上的雪花被冉冉升起的水雾融在泉

水中,使泉水更有了生机。泉水清澈见底,大片随风荡漾的湖面与岸上银装素裹的雪景遥相呼应,铺天盖地的白色精灵是生命和自然的交响曲。

近几天的雾霾天气让人心烦,我担心迟来的雪会被雾霾所玷污,心中有些纠结和惶恐,但雪不但没有被玷污,反而显得更纯净,她飘落大地,撒向人间,掩埋一切,净化空气,激荡心灵。万物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雪仔细地粉刷了一遍。经过雪的装扮,整个世界纯美得无可

挑剔。一般没有雪花点缀的冬天,花草、树叶凋落,百脉泉景区除了看泉水外,好像不再那么风采神韵。当我漫步在百脉泉畔的雪地上,虽说天空暮云低垂,没有了蓝天高爽,没有了阳光灿烂,但雪中的百脉泉景区别有洞天。白的是雪,绿的是树,清的是水。白得无瑕,绿得葱翠,清得见底,再加上红柱青瓦的楼台亭榭,好像一幅美丽的水墨山水画,正如仙境一般,风致绝佳。在冬季保持17℃—18℃的万泉湖湖面上,薄雾缭

绕,像袅袅青烟。在严寒但温暖的水面上,一对对野水鸭忽而戏水追逐,忽而钻入水中。不由得让我吟起了李清照“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”的诗句。我举起相机想给它们拍照,却惊得它们迅速跑掉,留下两行水花。

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位游客帮我拍下了万泉湖边的雪景照,作为永久的纪念。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。好像诗人柳宗元就是写的我,我被美丽的雪景和泉水所陶醉,流连忘返。我来到

了百脉泉旁,看到泉池里五颜六色的金鱼,在从泉底汨汨冒上来的一串串珍珠般的水花中自由自在地追逐、觅食,好像雪景让它们更精神了。

在这白皑皑的冰雪世界里,在百脉泉畔踏着厚软的积雪漫步而行,每踏一脚都要小心,生怕把美丽的雪景踩坏。每迈出一步就发出咯吱咯吱悦耳的声响,优雅的音符伴随我继续前行。我有时观景、有时赏泉,有时端起相机拍下一个一个的美丽仙境,享受这难得的大自然赋予的美景。